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二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鈴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王茂源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卷二十五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元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泊

一作自

海隅萬里百

姓感動喜王業再康

一作造

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

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
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

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

朱鶴齡注事在

廣德元年

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

朱注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

元年瀘州牙將楊子琳舉兵討崔旰此云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普合二州俱屬劍南道

顯顯一作

顯顯

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

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

朱注

舊書通典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

唐書方鎮表廣德元年升

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為節度使尋降為
觀察使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 伏願陛下聽

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

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音疲人以

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一作天

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

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

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

一作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

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畧經久舉事允
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

一作
獸

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

朱注今本之際以下二十
三字俱在後鎮撫不缺句

之

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

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

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

援是重斂之下免出

一作
至

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

朱注

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
四川減省幕府繁費高適奏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

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
減削意亦與公同也

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

衆望也

朱注時章梓州興
為東川留後故云

臣於所守封

一作分

界連接梓

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勅

一作又

天下徵收赦文減省

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省之又省之

一本省之
俱作損之劍

南諸州亦困

一作因

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

分閫

一作壺

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

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
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

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

註見詩集

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

朱注唐書鄯州註度西月

河一百十里至多彌國摩彌疑即多彌青海註見詩集

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

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
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
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

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
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
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
迂濶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

竊聞諸道路云

一無云字

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

唐書

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八月寇奉天武功

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

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

一作

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柏都督注
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
驚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
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
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
彼加臣煩煩一作繁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
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音閑閑之以

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
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
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

盡

一作蓋

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

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
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
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為補遺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

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

一作上

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
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 薦等

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 甫

左補闕臣 韋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本傳甫與房琯為布衣交琯以客董庭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鷟救之得解朱按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疎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鷟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鷟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赦臣萬

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

英華

有此字

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

一作面

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

宰相子

朱注琯父融相武后唐書宰相表長安四年十月懷州長史房融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中宗即位除名流高州

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

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

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

朱注唐劉

商胡笳曲序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鵲別鶴之操後董生
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
庭蘭善沉聲祝聲
蓋大小胡笳云

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

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

度量鐸
量音良

歎其

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

稱述何思慮未

英華作未
集作始

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

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

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

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

狀奉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

一本無在字

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

活之日久

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廣平王入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郡諸將何史那承慶等散投

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用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

六萬軍聲復振

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

本用明惡

鳥故切

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

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立
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
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威
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
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

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

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史

思明囚阿史那承慶等遣其將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
部來降思明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子朝義攝冀州
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

肯滄瀛安深德林等州皆降雖
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所有矣
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

脅

朱注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盧軍使七年
升為平盧軍節度通鑑至德二載安東都護王玄志

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偽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
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
下之平盧在幽燕
之末故曰左脅賊動靜乏一作利制不由已則降附

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畧河

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

據下三
段各以

等軍為句此處軍

從郛州西北渡河

朱注唐書郛州隋
東平郡之須昌縣

字下當有從字

屬河南道通鑑至德二載七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
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月以青登等

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先衝收魏公作狀時叔冀尚未鎮滑濮故欲從鄆州也

朱注唐書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屬河北道時為安慶緒所據

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

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

朱注李銑

上元初領淮西節度副使殷仲卿上元初自青州刺史領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孫青漢無考

邈迤

渡河佐之收其貝博

朱注唐書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俱屬河北道

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

朱注唐書相州漢魏郡衛州隋汲郡俱屬河北道

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

方伊西北庭等軍

朱注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詣行營三月鎮西北庭

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渡沁水

沁水在澤州

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

兩軍

未注謂郭子儀李嗣業之軍

臣又請郭

當作郭音廓

口祁縣等軍

朱按

唐書邠縣屬代郡都督府邠口疑在其境通鑑注邠口在洛州邠縣西蓋即壺關之險也舊書邠口在相州

西山

祁縣本漢縣屬并州太原府

時李光弼為河

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使邠口祁縣等軍當

指二鎮

音

蔚

風

馳

朱云或作暮蔚風馳一作蔚蔚風馳一作蔚蔚風馳

之兵也

蔚

風

馳

一作蔚蔚風馳一作蔚蔚風馳

屯

據林慮縣界

朱注唐書嵐州本隋樓煩郡之嵐城縣屬河東道林慮即漢隆慮縣屬

相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晁等軍

朱注時季廣琛為鄭蔡節

度使魯晁為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

朱注唐書黎陽屬衛州臨河縣

析黎陽置
屬相州

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

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

一有
於字

王師必無戰哉

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
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
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鰲按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真可坐而
言起而行者初非書生談兵迂濶也與韓昌黎論淮
西事宜俱推經
國有用之文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朱注唐六典諸
州每歲貢人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
時公貶華州司功參軍

問

英華有古
之二字

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初宜切

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

上聲

之用給郊廟宗社

一作

郊社
宗廟

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

賦知歸地著

涉畧切

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

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

朱注謂安
慶緒末年

率土未甚闕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

英華有
逮字

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

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道

一作通

術願聞強學之所

措意蓋

一作道

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

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

潼關在華州

行人受辭

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

愁痛之歎

一作色

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肅於騰

鷹

朱注薛道衡詩
插羽夜微兵

敝帷不供於埋馬

朱注禮記敝帷
不棄為埋馬也

豈

芻粟之勤獨爾實駢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

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

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

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

英華

作佳論

當聞濟時

問通道波澤隨山濬川經啟

英華注云名賢
策問作啟闕

之理疏奠

名賢策問作鑿

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

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

達倉庾之儲

朱注唐書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瀾澶經廣運潭至縣入渭

天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有臨渭倉

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

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

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

國儲未贍

一作繕

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

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二十五

之井

朱注漢溝洫志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國之竹以為棧晉

灼曰淇園衛之苑也

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微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

水水潰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

始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師古曰微音慙即今澄城商

顏商山之顏也謂之

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

顏者譬人之顏額

渠注溝洫志荷鍤成雲決

雲之插復擁填淤之泥

渠如雨填淤注見詩集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

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

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一作論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

鞅靡旌斯可用矣

朱注左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

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

軍之令親覲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

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

一作瞻

彼三千之徒有異什

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

一作傭

保課乃

救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法古伊蒧則云暮實

慮休止

英華作工

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

朱注左傳齊侯使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往曰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
衆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其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
侯者已昔舜帝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
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
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
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
小心翼翼竊觀古一有人字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

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仁

一作純

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關外

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

但字下當

有知字

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

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

一作兵

將

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

注詳洗兵馬

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

高雅則遺祿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

之於堯舜降及

英華作雖降

元輔必要之於稷禹

英華作夔皋

驅

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一作帝王

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英華作何往不順子有說

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音石策趨競一第哉文心雕龍

曰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依此射當從石音可補詩注所不及頃之問孝

廉一作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

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九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

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朱注國語景王將更鑄大

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應幼曰母重也
其大倍故為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為子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

朱注漢食貨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
淳曰如榆莢也王莽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

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

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

一作匡

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

十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

朱注管千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經千萬千室之

邑必有千鐘之藏藏經百萬

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

困侯大農而謂何

朱注漢書列傳田千秋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食貨志桑弘羊為

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爵左庶長

是亦

從英華一作亦

繼絕表微無或

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張云蒙用吳下阿蒙事

唐興縣客館記

唐興註見詩集

原注此上元二

年在成都作天寶初改唐興為蓬

州北仍具

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

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

書起信險膚此謂不

避險彼膚淺之言而行之

專一也行之一本中庸 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

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

其居以容

一作客

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

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

易傳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蓋取諸大壯

作之閉閤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

舍通梁直走鬼將

一本作蔣七羊切

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

兩旁序開

說文序東西牆也所以序別內外也

發洩霜露潛覲深矣

揚雄甘泉

賦稍暗而覲深注覲即靜字

步櫨複

一作復

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

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

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石階而南環廊

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

賈財人不待子來定

音訂

不待方中矣

詩注定營室星也昏而正中夏十月

也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

玉錫曰周禮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下文

又云凡諸公相為賓注朝享畢而燕則以髮之白黑為坐次也

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

人焉某無以栗階

儀禮栗階升注云栗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此言階坦平而步無促迫

也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

使至則曰子既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

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

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
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
辦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
臺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
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
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

杜或作杖張潛曰蓋指老友之扶杖者今

按下有杜氏之老作杜友亦是

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

福也府君之德也

一本多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二句

府君曰古有之

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

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

八十八杜氏之老記朱注漢律厯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

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

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為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為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

二十餘刻耳又曰漢厯所謂盈六十除之者六十即六十甲子名曰旬周又名紀法滿紀者必去之以不滿

紀者為主蜀藝文志疑其有闕悞未然

鰲按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為險奇杜詩皆銘經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澁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

當分別
觀之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為賢

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

朱按史孔巢父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

號竹溪六逸此云張叔卿豈即張叔明耶

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

必能伸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颭也是何

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喫

一作飽
喫飯

曾未如富家奴茲敢

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

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

岑參
薛據

引知

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
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
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
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
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
冥冥崑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
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叶音興
進叔卿以謙退規
張潛曰

巢父以潤大
公真益友也

邯鄲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
日休有九諷系述皆前散文後拈韻唐人固有此一
體也

秋述

朱注年譜天寶十載公年四十
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
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
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
冕之窟名利卒卒

音粹

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

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

未詳其人

獨蹢蹢然來汗漫其

僕夫

僕夫屬上句張氏將夫夫連下句引檀弓夫夫為證未然

夫又不假蓋不見我

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

知我處順故也

莊子安時而處順

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

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

一本無於字

文章則子游子夏

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

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

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

唐有東京選

告余

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
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

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
日奉此說朱注實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

出左

傳

謂一無
謂字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

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

一本

有月
字

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

音

計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

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

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

音疲

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

冗長

去聲

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

上聲

分

音問

豈次第

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

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

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

成都華陽

及府繫為始管

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

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
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
雨滂足即獄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
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
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
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
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一作當以正道應物天
道遠一作天去人不遠

道奚近

東西川說

舊注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

西山注見詩集

食糧者四千人皆闕輔山東勁卒

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

一作堪羌誤

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

朱注唐書

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天寶後臣吐蕃

邛雅

子弟不能獨制

唐書邛雅二州俱屬劍南道雅州為下都督府

但分漢勁卒助

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自足支也

自開首至此為第一段言蜀中

漢兵土兵本是控禦西戎

摧量西山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

畔援

見毛詩此言或畔或援於形勝之地

頃三城失守

朱注三城注見詩集廣德元年陷於吐蕃

罪

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

形甸切

闕兵

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

朱注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

南撫

蠻獠統國結營及松維達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

馬

雅州都督一十九州並生羌生獠羈縻州天寶已

前歲時貢奉又黎州統制羈縻五十五州皆徵外生獠

松州都督羈縻二十五州皆招撫生羌此云世襲刺史

當即羈縻州如今之土官也

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

一作漢卒偏裨將主之

竊

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釁郤

隙同

隨之矣

言不當偏為漢兵

况軍需不

一本無需不二字

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為宜

一本

無為宜二字

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罰申

其哀恤致其歡欣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

一作勤

旬月大決洽矣

自推重至此為第二段當時兵馬使關人先令裨將

撫馭羌漢之兵無使邛雅子弟偏充邊備

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

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羌

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

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予奪之權於外已然

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

比羌俗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

總統未已奈

舊誤作余

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

羌王關王氏舊親

朱注舊唐書貞觀元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舉族內附復置維州成

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小封縣又貞觀十五年
西羌首領董周貞歸化置撤州又貞觀二十年松州首
領董和那遂固守松府特置當州以遂為刺史子屈甯
襲又顯慶元年生羌首領董係比內附乃置悉州以係
比為刺史又開元二十八年析維州置奉州以董宴立
為刺史天寶元年改為雲山郡又改為天保郡乾元元
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成王董嘉俊歸附乃立
保州以嘉俊為刺史此云嗣羌王疑即嘉俊也時吐蕃
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上云今城失矣襲王
如故以此知其為嘉俊也 王氏疑即王承訓時沒吐

蕃見巴蜀安危表

由策嗣

西董族最高

朱注諸董之中西董最高

羌王四句申上至尹之獄

西董未詳為誰

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

領不須王區分易置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

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

朱作哉舊作或

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

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

邛南注見詩集

八州之

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于將

者

一作明了將

正色遣之

自仍使至此為第三段待兵馬使既至則當使八州兵馬皆受其節

制無使羌酋部落專擅威權

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

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
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
畊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
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免見

舊作未見免

劫掠

而還債

一作任

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

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邨而已遠者漂寓諸

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

一作促

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

矣

自獠賊至此為第四段言當招諭獠蠻撫恤流冗

豪族轉安是否非蜀

此兼羌蜀

人仍禁

一本無此豪族以下十字

豪族受貨罷

音疲

人田管內最大誅

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瘡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

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

一本無州字

縣官長手下哉邛正

雖見面

一作田

不敢示文書取索

先則切

非不知其家處獨

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

賢良不在正授

一作受

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自豪族至末為第五段言

當均平賦役

別擇守令

張潛曰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未歸於散兼并擇委任可謂馭邊之長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欲力追西京也今按讀鼂董諸策氣味醇厚而言詞剴切此文無段落結構而兼有拙澁之語特一時率筆成篇耳不及漢人遠矣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朱注魏書釋老志道家之源出於老子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長安志羅漢寺在萬年縣南六十里終南山石鰲谷有羅漢石洞三舊圖經曰本唐紫微官天祐初為寺今云紫微仙閣殆即紫微官也隋書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共疑之

石鰲老

朱注長安志石鰲谷在萬年縣西南五十五里張禮遊城南記百塢在梗梓谷口塢東石鰲谷

放神乎始清之天

朱注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玉清境即

清微天也其氣始青靈寶君治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黃神寶君治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玄白洞玄

本行經五靈玄老君者玄皇之遊目乎浩劫之家

浩劫見

集泠泠然御乎風

出列子

熙熙然登乎臺

出道德經

進而俯乎

寒林

王均昭朋太子哀文維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

退而極乎延閣

蜀都賦結陽城

之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

朱注茅君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服之拜太清龍虎仙君

亘於疎梁塞

音色

於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黝者視遇之間

若嚴冠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

朱注清靈真人

裴君傳仗青旄之節以周流九宮

綠輿駢然

朱注雲笈七籤三道秘言太極真君乘玄景綠輿上

詣紫微宮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

朱注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仙官二萬四千真

靈位業圖鬼官楚嚴公趙簡子等見有七十五職

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

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

上最貴

一作

矣

此第一段記事起

已而左玄之屬吏

左玄君注見太清宮

賦三洞弟子某

朱注雲笈七籤三洞者洞言通也其統有三故曰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

三洞神天寶君為洞真教主靈寶君為洞玄教主神寶君為洞神教主靈寶經目序元嘉十四年三洞弟子陸

修靜敬示諸道流云云

進曰經始績事

朱注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績善曰績讀曰繪凡畫

者為繪

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

國剝私室之匱渴

一作竭

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

君救護之慈朝

音潮

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

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

此數句乃道士代為帝君語若人指柳氏

我則帝君自謂也

雲

笈七籤老君有存思圖

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

也立乎老君之後

朱注老君嘗為周柱下史柳氏今繼其後也

獲隱默乎忍

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乙之威

神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

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

此第二段作設問之詞
兩句尾各用而字效

毛詩
句法

先生藐然若

一作而

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

魚亂於水

一作河

獸亂於山

錢本有此句

是畢戈鈎舌削格之

智生

鳥亂魚亂出莊子
莊注削格所以設羅網者

是機變繳

音射

石攫拾

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平原

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

許其慕中華與夫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

一本無此三字結

繩而已

朱注因提紀容成氏傳八世中央氏尊盧氏俱見史記

百姓至死不相往

來茲茂德困矣

舊作困朱言改作困即古淵字

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

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

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

仁者憂世捐柳涉

今聖主誅干紀康大

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

一作患

日慎一日

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

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左傳挺而走險朱言作集其走險

以

此馭賊臣惡子

一作惡子

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

謂以祥瑞而攻去災

異 天下洶洶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嚶嚶之

意

朱注種種嚶嚶俱見莊子

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

黑簿

朱注注見上清宮賦

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

朱注樓神記北邊坐人是北斗

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與夫圓首

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

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

此第三段作答應之語

石鼈老辭畢三

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敢貳問

仍用

記叙作
總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鰲按石鼈先生杜公蓋設名以自寓也首段叙閣中
圖像次段記侍御奉道之誠三段祝弭災降祥之意
歡篇中干紀戰爭諸語當
是乾元初回京後所作者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

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

成侯之靈

朱注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
妹高陸公主襲祖爵豐樂亭侯羊祐卒拜鎮

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
侯年六十二卒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

成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史記索隱帝聖人之後世食舊

堯姓伊祁氏

德叶音登

降及武庫應乎虬精

靈德精相叶古韻通用朱注晉書預在內七年損

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

預在荊州因燕集醉

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

吐聞者

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

朱注晉書

襄陽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繕甲江陵侵清東吳

朱注晉書太康元年

預進攻江陵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

望風歸命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邦

于南土建侯于荆

叶音姜舊本建侯句在邦于之上

河水活活造舟為

梁

彰荆梁相叶

朱注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州為梁也晉書預以

孟津渡時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橋成

洪濤

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

朱注晉書預毗思典籍為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國春秋長歷

嗚呼筆跡流宕何人

親人

相叶

張潛注言杜預筆跡流宕不知何人收取也

蒼蒼孤墳獨出高頂

朱注晉書預先

為遺令曰吾往為臺郎嘗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畊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冢居山之頂

四望周遠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也山多

美石不用必集涓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

域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雖不比邢山然東望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情之所安也故遂開隧道

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靜思骨肉悲

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

胸降相叶 國風降叶音洪

不毛之地

儉乃孔昭取象邢山

班固東都賦 山叶音莘

全模祭

側賣切

仲多藏

之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

仁

占韻山文 仁通協

庶刻豐石樹此大道

叶去聲

論次昭穆載揚

顯號

下二段各 四句叶韻

于以采繁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

莊皆

切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此文似乎散行無韻及細觀之知篇中凡七轉韻蓋古韻參錯乍看故未覺耳蘇子瞻祭屈原文亦係暗

藏古韻註家 皆未標明者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

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去聲房一作

祭祀無主伯道何罪陽元誰撫朱注晉書鄧攸傳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魏

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元陽當作陽元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

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注詳下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子亶俱為丘神勣繫詔獄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

詔復官爵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為府君外王父也於贈李義詩可考聿以生居貴

戚蒙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

一作折

羽憂心惓惓

詩出獨

行踽踽

詩出

悲夫逝

今本缺逝字

景分飛忽間於鳳凰咄彼讒

人有詞何

今本缺何字

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妃

之下室

謂下請室也

深狴狴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

今本缺是字

布裙扉

音屨費

屨屨草屨也左傳共有資糧屨屨

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

藏於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誅名

播於燕公之筆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虺氏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

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惲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河南獄妃錄司農寺農惟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
徒行頽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為勤孝按碑則公之
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
曰名播於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
誌稱冢婦盧氏其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
陽二子配在雋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
當拾芳啼號抱遠乞代兄死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陽
之稱為死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裔至孝潛通
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
王死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塋一慟而卒
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勸孝孝悌萃於
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嗚呼哀哉
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
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側戀光

輝漸漬

一作積

相勗居諸造微

潛曰造微猶言式微

幸遇聖主願發

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印山之曲列樹風

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

一作晴天

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

下相續者矣撫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

辰之軌躅

張潛曰此等古茂之

作今人亦不能讀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黃鶴曰考舊史房琯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

州僧舍而權瘞於彼時杜公在閬州有祭文明年
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啟
願而歸時公在雲安故
有承聞歸塋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

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

張邦基墨莊漫錄
尊生於春至秋則

不可食張翰亦以秋風動
而思蓴羹鱸膾皆不可曉

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

曰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

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

一

魏徵杜
如晦

婁宋繼之不墜故實

婁師德
宋璟

百餘年間見有

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于紀煙塵犯闕王風寢

頓神器圯裂闕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

小臣用權尊貴倏忽趙次公曰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也公實匡救忘餐

奮發

音累抗一作挫

直詞空聞泣血

新書瑄奉冊靈武見肅宗道當時利病辭

吐華暢帝傾意待之與參決機務又諫時遭侵沴音戾國

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

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

朱注護口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

惡瑄貶之事見唐書本傳致君之誠在困彌切

此段叙入相時忠而被謗天道濶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際

一作濟

會明明我公可去

時代

言朝廷不常去之

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

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

二聖玄肅兩宗

後事所委不在卧内

謂不

受託孤之命

因循寢疾顛顚無悔矢死泉塗激揚風槩天柱

既折安仰翼戴地維則絕安放夾

英華作挾

載

此段叙謫官後中道殞殂

安仰安

放見檀弓

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泄

涕寒

一作塞

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緋爰操撫墳日落

脫劔秋高我公戒子

朱注唐書琯子濡復終容州刺史

無作爾勞殮以

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

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惱

此段敘身歿後旅殯荒涼

州府救喪一二

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

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

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

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

伏奏無成終身愧耻

此段自述感恩疏救之意

乾坤慘慘豺虎紛紛

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輦鼓相聞山東雖定灞

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氲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
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
此段正臣卒而有慨世事也 嗚呼哀哉尚饗

唐詩紀事司空圖曰子美祭房太尉文太白佛寺碑
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張潛上若曰時舍時露
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交遇知已其情既篤
則其文自佳 又曰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識為祿
山所畏公深推慕復以救琯左遷乃生平
最大之事故此篇亦生平最著意之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黃鶴曰碑云自
我之西歲陽載

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
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

立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碑
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
四歲碑末云云若其塋年所作豈得稱白頭松阮
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
樹拱矣豐碑闕然則其立碑蓋在塋後十年非皇
甫塋時作也董君不考立碑之年但據其塋年而
云故誤耳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

傳一作存

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

朱注帝王世紀黃帝四妃生子二十

有五人帝嚳四妃生稷及堯及契

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

鄭玄注母

者施陰教於婦也

詩人闕睢風化之始樂得淑女

詩序闕睢后妃之德也風

之始也又曰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

道

詩序化天下
以婦道也

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

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

後漢書后紀論世婦知喪祭
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又

曰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竊寵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
陰化修成內則金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

屋見漢書武帝紀

時有其人偉夫

音扶

精選淑妃諱瑛字淑玉姓皇甫氏其

先安定人也惟高

即吳字

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

謂成

湯

於今不忘必宗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

美夫其系緒蕃衍綬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

則其宗可知已

朱注左傳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注皇

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

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

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已

朱注臧縈緒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也年二十

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自稱玄晏先生後卒於家按謐撰帝王世紀十卷

年歷六卷故曰刊正帝圖

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

出毛詩

我有徽猷

展肅雍矣

出毛詩

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

羣玉山見穆天子傳

禮記玉氣如白虹天也

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

注見詩集

曾祖烜

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

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

襁褓體如冰雪

史記成王少在襁褓之中莊子緇約如處女肌膚若冰雪

氣象受於

天和詩禮傳於胎教

莊子天和將至朱注列女傳太任有娠日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傲言渙於豕牢而生文王君子謂能胎教

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

易其容止法度哉

朱注玄宗紀開元元年十一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

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今上昔在春

一作青

宮之日詔誥良

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

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雲崖津潤

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水潤

珠生淵而產不枯谷實藏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結

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

詩親結其襦朱注後漢皇后紀論六宮稱

號惟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漢舊儀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同輦注見詩集

由是恩

加婉順品列德儀

漢紀婉順慈孝體性慈惠漢元后傳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朱注通鑑上

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注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杜氏通典唐內官有德儀六人正二

品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

朱注後漢皇后紀論孝元之後世增隆費至乃掖庭三千

增級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

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

前漢書屈原露才揚已謙蒙卑以自

牧也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

見詩序

彌縫坤載之失

夾輔元亨之求

朱注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元亨利牝馬之貞

嗚呼彼蒼也

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

此處疑有脫誤其意則哀妃之有初而鮮終耳

况妃亦既遘疾怙

音怙安也

如慮往

補釋猶言甘心逝世也

上以服事

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天步月

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

朱注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有大樹與楓木相似香聞

數百里名為返魂叩其樹樹能自聲聲如羣牛吼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武帝時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云能起天殘之死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過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乃祕錄餘香一旦失去此香出聚窟洲人鳥山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為返魂樹漢帝夫人終痛

歸來之像

朱注漢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桓譚新論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魂及夜設燈燭於幄帷令帝居他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婉婉若生時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

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

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
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
二十七日巳酉卜塋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
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疾奄見

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之列

朱注史記索隱黃帝立四

妃象后妃四星大戴禮帝繫帝嚳卜其四妃之
子皆有天下初學記正嫡曰元妃以下稱次妃

式旌六

行之美

晉傳咸皇后贊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

可冊贈淑妃

朱注唐書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河南尹

李適之

朱注唐書開元中適之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

充使監護非夫清

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

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

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

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

朱注舊唐書鄂王瑤

母皇甫德儀光王瑤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太子瑛鄂王等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開元二十五年鄂王光王得罪廢通鑑楊洄奏太子瑛與

瑤瑤潛構異謀宣制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有女曰臨
驛瑤瑤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鄭潛耀一作曜官曰光

祿卿爵曰駙馬都尉

朱注唐書公主傳代國公主睿宗女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

鄭萬鈞臨晉公主玄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耀
卒大歷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耀侍左

右累三月不饋面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獨孤
及鄭駙馬孝行紀公肅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二十八

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嗣昔王儉以公主恩
榮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戰垂三十載

尚帝女為榮

朱注齊書王儉父僧綽嫡母武康公主丹陽尹袁粲聞儉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

主拜駙馬都尉何晏兼關内侯是亦晉朝歸美朱注魏志何晏大將軍進孫長

於宮省尚金鄉公主得賜爵為列侯晏與夏侯
玄名威於時司馬師亦預焉師即晉景皇帝也公主禮

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

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

自東都歸西都

歲陽載紀

注見

題下

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

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

之風煙尋常涕泗

闕塞即伊闕注詳詩集

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

移

伊川在洛陽

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

遊竇主之園林

朱注鄭莊注見詩集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爰叔說董偃白主

漢東方朔傳初帝

獻長門園上大悅主因請上臨山林應劭曰以白頭之嵇

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
阮嵇康豈獨步於崔蔡崔駰蔡邕邕集而野老何知斯

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入文學之

科朱注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兼叙哀傷顏謝有后

妃之誄顏延之有宋文元皇后哀冊文謝莊有宋孝武宣貴妃誄南史敬皇后遷祔山陵謝朓撰哀冊

文齊世莫及銘曰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

驚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言妃生有自來此

鍾清靈之氣感星月之祥當風雨之辰而降生也楊雄元后誄沙麓之靈太陰之精謝莊宣貴妃誄望月

方娥瞻星比婺史記顓頊之母女樞感瑞光貫月之
祥漢元帝王皇后母李氏夢月入懷而生后先言

漢曲驚濤後言滿湘婉彼柔惠迴然開與綢繆之故昔
片雲妃蓋楚產耶

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子兩切

其二言自東宮入侍易離象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
照於四方儲君繼體故云明兩書庶事康哉易傳

大往小來謝莊誄珩珮是加暈瑜余遙克備先德後
展如之華實邦之媛

色累上聲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子朱作獎飾禮

亦尊異其三言承恩眷而生鄂王梁雅樂歌珩珮流
響纓紱有榮畫雞雉于王后之服曰暈瑜記

王后祿衣夫人瑜翟張華哀冊法服暈瑜周禮先婦
德而後婦容所謂先德後色也後漢后紀明帝聿尊

先旨宮小苑春深離宮夜逼池畔臨風花間度月

叶璧吉切

蘇茂相古韻月

同輦未歸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去聲

終極

其四記寵盛而終衰也

武林王錫曰臨風承香度月承夜同輦承苑焚香承宮脉理井然舊本作

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刊誤無

馮憑

相聲視侵太史書氣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

成疑作藏

彩金爐罷燠燕

斗聲

趙一馬瀟湘片雲

其五傷身卒而神遊也藏舟不徙

遊苑翠幄喪在宮中燕趙瀟湘魂氣自北而南

東京賦馮相觀侵注侵陰陽氣相侵也周禮有馮相氏又有

太史氏

左傳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恍惚餘跡蒼茫

藏舟見莊子

顏延之

誄文素軒藏米

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耻公主愁思

去聲

永懷於彼日居

月諸丘隴荆杞

其六誌歿後荒涼之狀

詩日居

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闕

一作缺

然爰謀述作歛

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

去聲

天

其七叙歷久而作墓碑龍門伊水皆東都也

詩維石巖巖

史記禹鑿龍門

詩河水瀾瀾

春秋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左傳墓水拱矣史記其儀

闕然湮滅

金石見八哀詩注張潛曰蛟龍指碑傍所刻之龍文

少去聲

室東立繚垣西

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

與詞永久

其八

言勒銘以垂後世

少室山名繚垣墓塋銘詞連章累叙八句換韻徹沈約安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昭王碑文其典雅風秀則又四言古詩之遺派也

馬端臨曰拾遺詩語高妙至他文不脫偶儻未見其異於王楊沈宋也張潛曰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於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自有據未記鄭駙馬以碑見託古人作一文必著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按作碑版文字取敘述德行功績使可傳於後世此係宮妃墓碑絕無素行可載若寥寥記叙又少喬皇氣象故不得不假六朝之藻麗以寓追悼之哀詞此作者之善於經構體裁也其於皇甫母子事含蓄不露得春秋為尊者諱之法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

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

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

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

注見前

分

姓於唐杜

朱注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

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吾祖也吾知之

左傳邾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

吾知之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

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

某

名無考

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

名依藝

皇朝監

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

某

名審言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

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為孝童

事詳下篇

故美玉

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

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為好仇河東裴君諱

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

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已任執

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沒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

張云不暇盥沐也

尊

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惟其矜莊門戶

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

畫組就之事

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物

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

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

張云不拘拘較量也

若其先人後已

上下敦睦縣

胡捐切

聲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

光小郎之才

朱注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獻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

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於姊妹則有鍾琰洽介婦

之德

朱注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適渾弟湛妻邨氏亦有德

行琰雖貴門與邨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凌邨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邨夫人之法云周給不礙於

親疎汎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

每謂於飛來幼童亦

一作方

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

誘為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

契一乘之理

朱注法華經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絕葷血

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

朱注華嚴疏鈔賢劫經中說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菩薩行

時便能通達諸度法門

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緇結縫線之難

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

胡涓切解

朱注莊子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曰以有繫

者為縣則無繫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

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

積行累功不為熏修所住著

直畧切

有如此者靈山鎮地

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聖象則其著心定慧豈近

一作

遙於揚摧者哉

張云言非闕獎飾也
朱注二句今本記缺

天寶元年某月八

日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

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

罷聲殯繁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

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

孤氏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

女在列

一作側

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

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是酸鼻

一本作始

聞哀酸鼻

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我起塋而塋裴公

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

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廡

虛金切

飾

說文廡陳與服於廡也周禮廡

大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

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

或曰豈孝童之猶子與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

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

黃鶴曰卧病於我諸

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

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一作自用存而姑之

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

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

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

朱注烈女傳齊攻魯至郊遙見一婦人攜一兒

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曰己之子也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與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君聞之賜一束帛號曰義姑縣君有焉是以舉

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
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張潛曰叙閨中事入如許深致語
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耳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
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
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言之繼室范陽縣太君
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

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

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

朱注禮記舍人共飯米熬穀注

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蒸魫蚶不至棺也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

加庶人一等

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大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廡飾未具時不練與前

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
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
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
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
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從一作敬天之和運

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

之姜乎

朱注韻會姜氏封於
盧以國為氏出范陽

薛氏所生子適

丁歷切

曰某

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

舊書職官志朝議大夫文散
官正五品下階兗州為上州

上州司馬從
五品下階

次曰升

唐書作并

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

朱注

舊書杜審言傳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協
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
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
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
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
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為墓誌劉允
濟為祭文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

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
正鈞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
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

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

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

朱注
漢書

公孫弘養後母孝敬後母卒服喪三年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

登即太君所生前任

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

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

朱云

當作清河崔氏

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

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

有所至若以杜氏之塋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

以時繼年

禮大夫三月而塋故不敢踰時

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

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享

年不久歿而猶視

朱注潘岳馬汧督誄沒而猶賦賦與視同

杜文傳世無幾舊刻既少疏箋又多舛字令讀者不能終篇茲參善本以訂刀筆之差訛復採名註以暢文義之隱奧庶幾心目朗然不致蓄疑難辨也

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厯夏殷周千餘年

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
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一作妖謠民謳歌頌

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
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
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
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
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道文壯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

一無文
節字

抑揚怨

一作
冤

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

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歛習舒徐

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一作
蕩

精清為高蓋吟寫性

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

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

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

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

一作
文體

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

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

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元集作騷下

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

流麗盡得古今一作人之體勢而兼文劉後村作文一作人人之所

獨專矣一有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一作圖其多

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

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

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

一作奮

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

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厯其藩翰况堂

一作壺

奧乎予

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

爾

一無爾字

適

一有過字

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

一有之字

襄祔

事於偃師途次於荆

一有楚字

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

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塋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輩依

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調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塋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

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勺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
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

首陽之山前

叶慈鄰切

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昌黎並推李杜文章元公獨謂李不能歷其藩翰自此論定後來評杜者多尊信其語舊史所以詳錄此也

杜工部小集序

樊晃

潤州刺史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

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
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為幕賓白首為郎待之客禮屬
契濶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
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
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
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
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一作志類分為六
卷且一作直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

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樊氏初求遺稿僅得二百九十篇經宋人搜輯漸次

集為完編諸家採錄之功誠不可沒也

讀杜工部詩集序

此下皆宋人

孫僅

官給事中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

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瘵則
勇喪矣言芻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
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
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
也後之學者瞽瞍實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
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應揚之徒唱之曹植劉楨
應璩楊修沈謝
徐庾之徒和之沈約謝靈運
徐陵庾信爭柔鬬葩聯組擅繡萬鈞
之重爍為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為也別

陳梁亂齊宋挾晉魏潛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
相準的其夙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怪
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鈎陳而
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
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

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

劉後村曰孟郊烏有氣焰謂得杜之

氣骨可也

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

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

後村曰能非牧比不可並稱龜蒙之

詩亦非
贍博

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燁世烜
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
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
大任而顛沛寇鹵汨沒蠻夷者也於時耶戾於命耶將
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抑當世而澤化後人
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孫僅字鄰幾汝陽人宋真宗咸平二年進士知後儀令
歷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復進給事中有文集五十卷

題杜子美別集後

蘇舜欽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緝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絳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

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于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厯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厯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有大厯二年調玉鼎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為異景祐仁宗年號某年十二月十五日長安題

杜工部集序

王洙翰林學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

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末獻三大
禮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
寶末以家避亂鄜州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
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
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
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闕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
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舖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
浣花里復適東川

朱曰公適東川在嚴武鎮
成都之後此四字當刪

久之召補

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

鎮成都自閬州挈家往依焉

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此序誤武歸

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

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

又代武崔旰殺英又楊子琳柏正

當作貞來本避諱

節舉兵攻

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

子美避徐知道亂入

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此序亦誤

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

居夔州大歷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

汭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月夏一夕醉飽卒年

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跡比新書列傳彼

為踏駁

傳云召試京兆功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解政右衛率府胄曹傳云追赴

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據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游湘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詩及別題大歷年者數篇

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

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撫非當時第次矣蒐裒中外書凡

九十九卷

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

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

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

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

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

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

日有得尚圖

一作副

益諸寶元

仁宗年號

二年十月日

鄧氏注杜而託

名王原叔猶夫張性著杜律演義而假名虞集也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卷二十五

晁公武曰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世有為之注者數家率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吳彥高東山集云今世所注杜詩乃元祐間祕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所為鏤板家標題遂以託名王原叔兩王公前後記初無一語及注後記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記於後則原叔不注杜詩益可見矣

杜工部詩後集序

見臨川文集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辯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

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
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
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
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
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

仁宗
年號

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

序

蔡寬夫詩話王原叔本杜詩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
注至荆公為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
王直方詩話編集四家詩以子美為第
一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

後記

王琪

姑蘇
郡守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

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弃

音舉矜大
前漢陳孟公傳與人

尺牘皆藏弃以為榮

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

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予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

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
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
之類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
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
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絃歌善言詩者豈拘於
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
與蘇州進士何君瑒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
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

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
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
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余竊慕
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於
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

仁宗
年號

四年四月望

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吳郡志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
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
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警校素精即俾公
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

省庫羨餘以給公厨通考陳氏曰按唐志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采中外書合為二十卷王琪君玉嘉祐間刻之姑蘇元稹墓誌附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煜刊附集外蜀本大畧相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知成都府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居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史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有寄題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斷

手實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赴荆楚會武再鎮兩川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為叅謀武卒蜀又亂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游厯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故居松竹荒涼畧不可記

丞相呂公

防大

鎮成都復作草堂於舊址而繪像於其上

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

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於後庶幾好

事者得以考當時去來之跡云元祐

哲宗
年號

庚午資政殿

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大雅堂石刻杜詩記

黃庭堅

余常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丹陵
楊素翁英偉人也有俠氣好文喜事粲然向余請從事

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服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丈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

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水釋於斯文者乎元符

哲宗
年號

三年九月涪翁書

增註杜工部詩序

王彥輔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

一作
綉

句繪章

唐藝文傳
絺章繪句

人得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
絕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
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
有端倪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
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
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鰲
折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
自出蓋其引物連類倚撫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

鯀萬丈長而世號為詩史信哉予時漁獵書部嘗妄注
緝且十得五六宦遊南北因循中輟投老家居日以無
事行樂之暇不度蕪淺既次其韻因舊注惜不忍去搜
考所知再加箋釋又不幸病目無與乎簡牘之觀遂命
子澂洎孫端仁參夫討繹俾之編綴用償夙志焉耳在
昔聖人猶曰有所不知丘蓋闕如顧惟聞見之寡茲所
不免但藏篋中以貽來裔非敢示諸博古之君子按鄭
文寶少陵集張逸為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內

相再編定杜集二十卷後姑蘇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
於蘇州進士何瑒丁修處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
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為正

云時洪宗八葉政和

徽宗
年號

紀元之三禩下元日序

杜少陵詩音義序

鄭 邛

閩人

讀少陵詩如馳驚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梗
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尚
徉排空拭背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

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焰萬丈長殆謂是矣國
家追復祖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為時
尚於其淹貫羣書比類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
目力讀者未始不以搜尋訓切為病邛近因與二三友
質問爰就隱奧處著為音義至夫人物地理古今傳志
咸極討論施之新學不亦可乎紹興高宗改元辛亥長
至後五日長樂鄭邛序

朱文公跋章國華過余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
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

老乃閩中鄭叩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以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

通判
建康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版也教授劉常今旦初得府帥端明李公本以為善又得撫屬姚令威寬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較定之未得若本以為無憾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本也稱荆者王介甫

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為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為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
紹興三年六月日

朱鶴齡曰世所傳杜集若本為最古若字幼海欽宗朝除大學士上書論李邦彥英徽姦邪被斥見北盟會編

校定杜工部集序

見東觀
餘論

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
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
詞尤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
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
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
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
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

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
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為古今絕唱
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
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舄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
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
數十篇叅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
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
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為之愴然竊歎

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琯人
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
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耶因序
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
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嚴滄浪詩話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言語今
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長睿
編入杜
集非也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 嘗

騷人推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
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舒
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漶以洛切大
貌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
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
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

局皆可樂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蝟余因舊集畧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里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當時眊庶被削刻轉塗炭為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於為少年

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嘗序

草堂記略

趙次公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則有遲遲去魯之懷勲業頻看鏡行藏獨
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晚依嚴武未愜素心枉駕再
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
有蜀道難之悲吁可慨夫

次公有杜詩注四十
九卷故錄存此記

校定集註杜詩序

郭知達

成都人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註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
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傳會設為事實託名東坡
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浩歎因緝善本得

王文公

安石

宋景文公

初豫章黃先生

王原叔

涑

薛夢符

杜時可

田

鮑文虎

彪

師民瞻

尹

趙彥材

次公

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
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讐校正其訛舛大書鉅版
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絕去疑誤若少陵
出處大節史有本傳及互見諸家之序茲不復云淳熙

孝宗
年號

八年八月日

嚴滄浪詩話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但編年而不分
古近體其間畧有公自注而已今之豫章庫本以為

翻鎮江蜀本既入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
近南海漕臺刊杜集亦以為纂蜀本雖刪去假坡注
尚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蜀
舊本也通考陳氏曰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
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出且其詞氣首末
如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勒入
集註中殊敗人意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註獨削去
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為善
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蔡夢弼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
為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發於真機美刺

該夫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為詩學宗師家傳而人誦之國家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主司多取是詩命題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複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其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於本文各句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舉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為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嘗叅以蜀石碑及諸儒

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凡諸家義訓皆採錄集中而
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
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
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警歎而熟覩
其眉宇豈不快哉宋嘉泰寧宗甲子正月建安三峯東
塾蔡夢弼傳卿謹識

據原序所校本文則取之唐樊晃本晉開運間官本
歐陽公蘇子瞻宋子京陳無已黃魯直具刊正同異
則取之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
本其採輯諸說則用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

王深父薛夢符薛倉舒蔡天啟蔡致遠蔡伯世及徐
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
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云近世所行編年
千家注多所疎畧又非蔡氏原本矣

杜詩舉隅序

明初人 宋 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人婦人女子莫
不有作而其託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
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
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
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

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
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
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
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
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
史巧為傳會擅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
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
必遷就而為說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于此子美之

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劉氏頗患之通集
所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綴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
如醉翁寢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
俞先生季淵

名漸別
號默翁

以卓絕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

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
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
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
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

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檠之操諒直之風凜然白於朝著
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罔極之
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
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
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沒其玄孫
安塞丞欽將鏤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為之書

採唐宋序杜得一十六篇有關作者源流故並收編
末若論詩之詳確前莫善於元微之論註之精當後
莫過於宋景濂此外序文
非輕重所係故槩刪不存

東屯高齋記

續刻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舍皆名高齋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樂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日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城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為阡陌裂為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

易主大厯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遭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帝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以至夔客於栢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

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
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
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以佐天
子興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蹇坎壈且死則其
悲至此亦無足恠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
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
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
與君孰得失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

耕是直有慕於李君耳故樂與為之記乾道七年四月

十日記

杜詩學引

元人
元好問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
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蜀人趙次
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而託名于東坡者為最妄竊嘗謂
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
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

有涯矣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
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
氏古今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
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為
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鹽之相入有不可復以
金屑丹砂芝朮參桂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
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
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

得天機于滅没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
畧耳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未嘗注杜詩試取
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翁注杜詩已竟此但可為知者
道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閑居崧山因錄先東巖君所
教與聞之師友之閒者為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
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
以告之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問引

重修灤西草堂記

陳文燭

玉叔

先生當天寶亂後歷秦隴至成都經三峽而寓於夔門
其居三徙有客堂有東屯而瀼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
水稻先生出峽即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
之後日荒圯萬歷改元夔州郭君棐訪遺址檄奉節令
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有記述而又請予碑焉
予奉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
祠下不覺泣然也先生崎嶇入蜀久客於夔逆旅之中
經構此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為詩歌

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退之高其文章光燄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襄西更新比於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予為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詞曰昔飄零兮流寓歎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於舊路

右迎神曲

三年飽兮煙霧千載

驚兮香炷尚轉蓬兮山靈其呵護

右送神曲

萬應間陳公文燭督學四川記少陵草堂者凡三處
花溪之草堂本呂汲公所建明蜀獻王修復之歲久
頽圯而重結茅堂題曰乾坤一草亭若漢西草堂則
陸放翁訪其遺跡而不得者至是則新開草堂又有
牛頭山屬今潼川即唐梓州境山在郭門外少陵嘗
登其上所云五載客屬郡一年居梓州是已郡守張
輝南為堂於山上陳公皆為之記又陝西華陰
縣有少陵祠堂當時曾為華州司功至今祀之

杜工部草堂記

左 峴

嗚呼杜少陵當天寶之亂干戈騷屑間關秦隴崎嶇巴
蜀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賦詩與田
父野老相狎侮彼其心曷嘗須臾忘故國哉思家宵立

憶弟晝眠憂盜賊縱橫睠懷宗國而每飯不忍忘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千載而下讀之者有餘悲也考公於肅宗乾元二年己亥十二月自同谷入蜀至成都依成都尹裴冕以居至次年改元上元元年庚子是歲始營草堂嘗問至新津青城而三月李光弼已代冕所謂主人為卜林塘者非必盡出於冕也王司馬攜營茅屋資相訪則曰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錄事許草堂資不到則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資蓋其旅次未安資

斧不快而經始之艱且劬也如此時公先寓居草堂寺
中高適寄詩所謂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者是也上
元二年辛丑以嚴武為成都尹竹裡行厨花邊立馬自
此逢迎得有主人堂垂成于次年改元寶應元年壬寅
而是年建巳月乙卯上皇崩丁卯肅宗崩秋七月嚴武
召還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公送至綿州未幾徐知道亂
遂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冬十一月往射洪縣
南之通泉縣時嚴武入朝遂遊東川依高適而公已去

草堂矣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自梓往祭房相國于閬州
是年除京兆功曹道阻不起二年甲辰春復自梓往閬
嚴武代高適為節度使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六月在
武幕中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幕中多不
合意故有晚晴懷西郭茅舍之作至次年改元永泰乙
巳即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四月嚴武卒郭英乂代武
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公流落劍外無所依即于五
月舍草堂南下自戎州渝州旋寓居雲安夔州矣是時

公雖在蜀已七載而居草堂者不過三四歲又此三四歲之中經營卜築已費其太半及斷手於寶應年而是秋即在梓閬間往來梓閬幾三載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者也及武再鎮留院中半年歸浣溪不逾時即離之而去已然公雖流離困頓自成都往梓閬復往雲安夔州而并州故鄉之感時刻屋于懷遣弟占歸檢校草堂則曰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寄題草堂則曰為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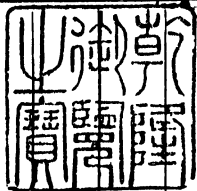
竹抽稍合過牆懷錦水居止則曰雪嶺界天白錦城瞻
日黃形諸篇什其惓惓不忘如此公卜居浣花里地名
百花潭與草堂寺相近因名草堂今寺與堂相近疑恐
非舊址然卜居詩有曰浣花溪水水西頭狂夫詩有曰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堂成詩背郭堂成
蔭白茅出郊詩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懷居詩萬里
橋南宅百花潭北莊讀其詩弔望其山川里居而草堂
背成都郭在西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

歷如舊公當日歸草堂時出西郊自南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西自西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南故互文曰橋西橋南也明皇使吳道子繪蜀道圖歸索其畫曰無有盡在臣腹中及明皇入蜀而所過山川城邑無不按圖悉肖今去公千載陵谷幾變遷而江邛白沙之路竹翠椒丹橘刺藤梢雖其一草一木亦盡態極容形于楮上有公詩即草堂如見余竊怪楊升菴修全蜀藝文志而于杜詩寥寥止數首夫以杜之九鑽已火三蟄

楚雷其太半所作豈獨為瞿塘岷峨生色乃多抑而不載黃魯直在涪州盡書子美夔州之詩而刻之于石壁世有君子當同是心也

故友左君湘南登康熙庚戌科進士初任龍巖令後補蜀之威州故于蜀中形勝古迹多留意焉再知陳州陞部郎見余注杜囑之曰少陵千載詩宗註家林立往往彼此譏彈子箋此集恐具目者且四面而環攻之矣後衡文東粵振拔孤寒高出從前學使歸里

時克捐餘資以佐剞劂之不逮此書告成甫寓目而
旋逝世噫表韻事於先賢撫遺文而歎息草堂一記
考據精詳真堪流傳藝苑矣 歲在甲申菊月兆
鰲附記



杜詩詳註卷二十五